



金聖華 (1958銳社) 的 側面與正面

金聖華教授服務中文大學整整四十年，今年(2011年)七月三十一日榮休。她沒有閑下來，在新學年前一天，她在錢穆圖書館廳堂接受了訪問，暢談她的新書和沒完沒了的工作——總是離不開中大的。她眸子迸發熾熱的光輝，與窗外的驕陽相映照。

添學府新頁

金教授有專著約二十種，論文及翻譯逾百篇，並出任《翻譯學報》創刊主編和《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》第六版審訂委員。她的最新著作是《榮譽的造象——正面與側面》，選錄了她為中大新任校長、榮譽博士和榮譽院士撰寫的讚辭，翻譯大師喬志高讚揚金教授「將讚辭文本彙集成書，乃是替歐美各國高等學府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傳統添一新頁。」

金教授自謙說：「這本書的構思來自榮譽領受人。他們都很喜歡我為他們撰寫的讚辭，此外，利國偉、楊紫芝、李和聲等都叫我結集出書。」她最終挑選了二十篇，共十八位名人，包括學術巨擘、社會賢達和征空先鋒。這些讚辭都是在大學典禮上宣讀，時間有限，正面的人情事物也須點到即止，側面的只好割愛；而且說到底，場合嚴肅，文體又是屬於頌，趣味成分不大。金教授於是為各人補一篇側寫(各有兩篇讚辭的陳曾燾和李國章除外)，說說他們有趣的生活小故事，令讀者立體地了解他們的成長、為人和成功之道。

啟發年輕人

「我希望這本書能給年輕人一些啟發，認識到成功人士是如何克服人生路途上的險阻，得以成功；學習他們的做人處事方式，自我改進，不要動不動就嚷著苦悶、累、無聊。」

「李嘉誠、周君廉、呂志和、田家炳很支持教育和醫療發展。劉尚儉、陳曾燾都大力支持新世紀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。」

「我和費孝通初相見時，他已九十歲。文革結束後，他自忖仍可活到八十歲，便常向人說自己口袋裡還有十元(年)，要善用。他真的寫作講學不絕，志氣和毅力都過人。今年四月辭世，數一數，他口袋裡原來有二十五元。」

「老人家真的勤奮。季老(季羨林)每朝四時便起床工作……」

「饒公(饒宗頤)學究天人。窮一生，能達到他的其中一門學問的境界已了不起。他卻有多門，而且書畫皆絕。」

「袁隆平研究雜交稻米的實驗室，給紅衛兵一下子砸了，心血化為烏有，傷心得不得了……幸好有人偷偷為他留下一些幼苗，可以從頭再來。」

「有一天我在雲起軒見到胡秀英，忙不迭告訴她在圓形廣場有幾株較矮的樹也開了紅棉，怪怪的。她便一股腦兒跑去看過究竟。她九十多歲了，但腳步真的快。我趕到後，她已了解清楚，給我解釋說：『那是別人把落下的木棉插在這些樹上罷了。』」金教授一口氣說出各人的生平、逸事。

內容齊備，可仍欠書名。喬志高得知後，提議用《榮

譽的造象——正面與側面》。「他細心到連英文的也擬了，叫A Gallery of Honour — Portraits and Profiles，貼切得不得了。他和白先勇各寫了一篇序，饒公又賜墨寶，真的感謝他們。」

金教授將這種朋友互助的精神，延展至社會，把這本書的版稅捐給起源自中大的兒童癌病基金。

熱誠永不變

換了職銜，金教授以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、新亞書院榮譽院務委員、第三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籌委會主席、香港翻譯學會會長、大中華文化全球協會顧問的身分，繼續為翻譯系，為新亞書院，為文學院，為翻譯界，為文化界做事。

金教授雖然不指導研究生了，但仍會為中大翻譯系主持工作坊，也會繼續為其他團體和政府機關主持翻譯座談會，提高香港的翻譯水平。「舉例說，『我永不會跟我的母親分享我的感覺』，真的是累贅。原文是 I'll never share my feelings with my mother，現在的人受到譯文體的影響，動不動就『分享』，有時連痛苦也要他人來分享。其實，這句可譯為『我從不與母親談心』，多麼簡潔！」她不只在教翻譯，還在教中文，教中國文化哩！

令她稍感安慰的是，不少中大翻譯系畢業生投身政府，每每擔任中文主任之類的工作，「現在政府的中文公文可讀多了，確實比以前進步了不少。」

「大陸有人翻譯了《堂吉訶德》，總共八十多萬字，居然便嘲笑楊絳的版本只得七十萬字，批評她『漏譯了不少吧！』他那裡知道楊絳的初譯也是八十多萬字，不過她不斷修訂，最終刪去了十萬字。」金教授流著翻譯血，匡正歪理胡言之餘，也免名宿為亂語所欺。畢竟，翻譯是要有心有力才可以做得好。

香港翻譯學會一九九一年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時，金聖華教授以會長身分，邀請傅聰來港演奏，為學會籌得大量經費。事隔十多年，經費所餘無幾，而金教授又復任會長，她已再次為學會籌款，成績可觀。

推動文學獎

然而，這一切都不及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分量，「這份工作要投放全副精神，才能夠做到最好，才不致辜負支持者。」

支持者的陣容龐大，有文學院上下、世界各地的協辦院校和機構、擔任決審評判的文學和翻譯名家，以及贊助人和贊助機構。

金教授一直出任籌委會主席，深切體會到仍有不少人關心文學，協辦和贊助賽事的人和機構數目便一屆比一屆多。「榮譽贊助人劉尚儉先生致力推動文化事業，不求回報，真可說是儒商。文壇大家、翻譯泰斗，一接到邀請，毫不猶豫便答應下來，出任決賽評判，還要預留一年後某月某日來港參加頒獎禮，這些大忙人真的難得。李景端先生出任文學獎特邀顧問後，不停接到內地參賽者的查詢電話，數量太多了，他在週末幾乎花費全部時間專門接聽和解答。知道這事後，我真的無言，只有感激。」

參賽稿件來自全世界，數以千計，初審和複審由文學院教師負責，再經決賽評判反覆磋商決定名次。為了公正，三次評審都是以隱名方式進行，行政和統籌工作龐複。得出結果後，大會會邀約得獎學生來港領獎，並親炙名家。「這方面的工作並不輕鬆，得獎學生若住在大陸偏遠省市，沒有『自由』，便要協助他們申請簽證。我們還要籌辦講座和展覽，以及出版得獎作品彙編。」

今屆比賽的截稿日期為十一月十五日，籌備工作早於年初開展，頒獎禮明年五月舉行。工作多多，「但是值得的。這個獎項可令得獎人親身接觸文學大師，並且和其他得獎人交流，大開眼界。記得第一屆頒獎禮上，有一位來自內蒙的同學，聽到別人問他怎樣騎馬，他便瞪大眼睛說：『我們有高樓大廈，騎摩托車的，不要想得我們那麼落後喲！』也有南洋來的說香港天氣冷，北方來的卻認為熱。」

春燕三來時

金教授表示，他們要做的工作雖然不少，但已達到一部分目的——拋出文學的球，讓年輕人去接。「現在球已拋出去了，反倒是接球方面，還得花一些力氣。」

家燕每年三月左右會從菲律賓、印尼、馬來西亞等地飛來香港繁殖，八、九月便飛返南方過冬。金聖華教授已將前兩屆得獎作品彙編為《春來第一燕》和《春燕再來時》，明年陽光和煦時，她的燕子一定會三度歸來。

轉載《中大通訊》第二六五期，
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 記者蔡世彬

金聖華教授簡歷

金聖華教授一九六五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任職，九七年出任翻譯學講座教授，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榮休，獲大學校董會頒授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銜。

金教授九三至九八年出任翻譯系系主任，帶領該系由草創時期的副修系，發展成為獨當一面的主修系。

一九九七年獲授OBE（英帝國官佐）勳銜，表彰她對香港翻譯工作的貢獻。

金教授是英國語言學會院士、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、中國翻譯協會理事、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所特聘研究員、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和香港翻譯學會會長，歷任中大校董、新亞書院校董、文學院副院長等職。

金教授自九六年起，為大學校長就職禮、大學榮譽學位及榮譽院士頒授典禮撰寫讚辭。

金聖華教授著 《齊向譯道行》

轉載自一一一五年五月中明報〈文化走廊〉

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教授著之《齊向譯道行》，最近在北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是書為金教授於北京出版，行銷各地的《英語世界》期刊專欄發表之八十篇文章結集而成，著名翻譯家林文月教授與許鈞教授為該書撰序：

做為翻譯系的教授，聖華長期在學院內主持〈翻譯工作坊〉，認真教學，作育英才。除了理論根基，她更重視譯事的實際推敲斟酌，不放過一字一句，舉凡花草色彩，眉目五官，乃至於篇名書名、作品氛圍、文化異同，均予細究。她舉出學生們的優、劣作業，分析所以，更以自身翻譯經驗，及古今名家的業績提供比對佐證，把譯事的發生，以及不斷的修飾過程，終於於滿足定稿，或雖非十分滿足卻不得不暫時定稿的憂喜告訴了讀者。

——林文月

讀金教授的一篇文章，有不斷的欣喜，有不絕的共鳴。她談翻譯的文字，說白話為常貴在應變的道理，借前輩的經驗，囑咐我們翻譯時文字要點煩切忌添煩；她不懼翻譯之難，探討色彩、親屬關係、容貌、季節的翻譯，舉一反三，給人啟迪；她談翻譯常見的毛病，在人們不經意的徵兆中，一針見血，指出翻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。我知道，沒有數十載的翻譯經歷，沒有不懈的探索和思考，沒有對翻譯事業的熱心與用情，不可能發表這樣獨到的見解，道出如此深刻的譯理。

——許鈞

彭煥棠學長(1959光社) 黃傑龍學長(1990騰社) 榮任本會永遠名譽會長



彭煥棠學長



黃傑龍學長

香港培正同學會於2011年禮聘彭煥棠學長（1959年級光社）、黃傑龍學長（1990年級騰社）為永遠名譽會長，喜獲俯允。

彭、黃兩位學長均為本港飲食業鉅子，分別經營本港多間成功食肆，兩位又榮任多項社會公職，對本港社會多有貢獻，今榮任本會永遠名譽會長，定必有助本會業務之長進。

克難俯臣

雷禮和 (68仁社)

廉帥運籌帷

莞穗院翼籃詣傾囊授

潘克廉老大哥，上世紀卅年代，就讀於香港培正小學，小三年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淪陷，奉父召返穗，就讀於中德中學，該校乃「留德奧瑞同學會」校友所創，其父潘尹留學德國，(斯時潘父出任廣州中德校長，解放後舉家南遷香港，輾赴台灣，於台大教授德文，台大生必須選修外文，合格始可畢業，潘尹教授對香港僑生極端關愛，百分之百合格率，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入讀台大之培正學兄們，均津道其蔭護。)

克廉學長在小學初中期間，樂渡於中德執信東山培正各校校園中，抗戰勝利後未幾，南返香江，憑記憶步回窩打老道，欲返培正，誰知摸錯門口，去了香島(昔時香島中學位於培正禮堂側)，被香島校長勞動(為戰後香港共產黨進步人士，後被港英政府送返廣州)，賞識其球藝，留讀香島，潘克廉憶述，上了兩三星期課，頂唔順進步教育，離校出走，培正無緣，轉讀德明，其後因籃詣出眾，加以其中德血統之魁壯身型，遂被喇沙聖若瑟等英文學校挖角羅致。

吳華英主任慧眼識才，潘克廉、盧荷渠、黃文運、陳德基、劉維政、張棹槐、任偉齡、李宏盛……組成之「紅藍」，稱霸五十年代初，最膾炙者乃於修頓大敗勁敵「順聯」，勇奪銀牌，盧荷渠一人所取之分數，多於「順聯」全隊之和，賽後「順聯」全隊剃光頭，藉以思過，此事轟動港澳籃壇，大家可往香港圖書館，翻查華僑日報舊檔。

其後潘克廉與盧荷渠兩位學長，及南華之吳乙安，受邀代表中華民國，是為戰後第一代香港產之「國手」，誠培正紅藍之光也。出戰菲律賓亞運(亞軍)、巴西第二屆之世界盃(第五名)，更遠征加美古委秘厄等北中南美洲諸國，戰績蜚然；代表香港征星馬印泰菲等地，更不計其數。

在香港籃壇芸芸球員中，潘克廉可算是具高深教育學歷之表表者，在美國半工半讀於加州完成商學士後，再往美國籃球運動發源地——麻省春田



潘克廉攝於謝宴海報前



「紅藍」各隊在珠海世界華人賽共取得冠亞季三面獎盃，將於十一月底征台中

大學攻讀體育碩士，其碩士論文(Jump Shoot析解)經審核後，被收編於美國籃球技術(籃壇聖經)一書中，名垂不朽之作也。

返香港後，任職中文大學副體育主任凡卅多年，上世紀六七八九十年代升讀中文大學之培正學弟，對其美式教風，印象猶深。

潘克廉為中德混血兒，貌俊如潘安，球壇鐵衛無人能過，屢挫台灣籃盃克難隊，名士雄風，港台影藝壇大明星大歌星，風流韻事，港九報刊無日無之，至今仍為老球迷所津懷樂道。

他歷任中文大學、南華、均安、警察等甲組勁旅及香港隊教練，桃李幾代，更一直擔任麗的、TVB、亞洲、衛視及加拿大FairChild等電視台籃球專業評述員。

近年回流在港穗兩地輪居，熱心教導青少年籃球，正籌劃在各地培正，以其畢生籃詣經驗，無償形式傾囊傳授中小學生籃藝，制成光碟送存各培正母校，是其心願也。

他每年兩三次帶領「紅藍」各分齡球隊出外參加世界華人籃球賽，今年五月在珠海，取得冠、亞、季三個獎項，一群年齡由30多至70多的徒弟們，趁雲集珠海之便，撰聯如文首並齊集設宴，一則謝師，二則為他饑行返加避暑，三則為他賀壽，貴庚？他話未夠半百喎！

潘克廉性格作風，正如其花名「鬼佬潘」，但受祖父薰教，國學深湛，重中國優良傳統，且性情中人；其先祖父名嘉，字麗亭，為同盟興中先賢，隨國父中山先生奔走革命；每年清明，克廉例獨往廣州同盟興中會墓園，懷緬革命先烈，其行操於今時今日，稀矣！



昔日中大、紅藍、銀鷹、自力、僑聯、均安、南華等老中青徒眾，齊集珠海共謝賀潘克廉(中排坐白衣者)

潘郎肩國衛

港台閩媛芭吐樂懷獻